

非遗手工艺：重回当代，重回日常

章莉莉

从魏晋风度文人气节到唐宋丝绸瓷器，中国式美学源远流长，在上下五千年的星河时空中熠熠生辉，这是我们心向往之的远方和梦想。特别在审美特质和视觉文化范畴中，人们在寻找一种特有的中国式美学面貌，我们有时称之为“新中式美学”。这是一种清雅含蓄、秀美端庄、对称均衡、宁静致远的东方美学意境。而非遗手工艺正是构建这种东方美学范式的核心要素。

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崛起的中国热土上，人们在寻找文化归属感，越来越多年轻人对非遗手工艺报以关注、倾注热情。非遗手工艺中蕴含着中国文化中的视觉基因和审美意境，它来源于日常生活，更应当回归于当代生活。如何帮助非遗手工艺重新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近年来正引起多方关注。

与此同时，在目前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以及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趋势下，非遗面临着当代转化的重要使命，需要深入挖掘非遗的美学价值，以此来塑造今天的中国审美体系。

这两年来，我所在的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和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PACC）承办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与数百位非遗传承人的灵感碰撞中，我们发现，遵循这样两条理念——“见人见物见生活”与“活态传承、活力再现”，今天传承和创新非遗技艺有着无限可能。

认知：从历史走到当下的非遗，已经是新一代的物种

非遗手工艺蕴含着传统社会生活中工艺技术方面的匠人智慧，以及中国式美学在视觉上的审美特质。要让非遗真正进入现代人的生活，首先需要多视角看待非遗在当代价值所产生的文化影响和哲学价值。所谓多视角，即既用现代人的眼光，也用古人的眼光，从而在历史和当下之间进退和穿越。

过去中国传统社会产生的非遗，和当下经历工业化大生产和信息化革命的非遗，一定不是同一件事物，而是新一代物种。这意味着，在非遗传承创新过程中，我们要将非遗与当代设计、艺术对接，给予它新的物种时代，以此适应工业化和信息化时代，并做好适应未来人工智能环境下的更新准备。

让非遗重回生活，做好创新转化工作，首先需要深入考察非遗所在的当地文化之美和自然之美，在充分理解当代民俗风情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在非遗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个宗旨，就是要保护非遗技艺的基因，把中国特有的非遗之美传承下去，特别是非遗的图形和色彩之美，以及文化符号和手工技艺的特征，代代相传。

此外，要是用大历史观的视野来立体化理解非遗传承，人类文明的演进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或激或缓，或清或浊，或分或合，永远是水。非遗传承如同这条河流，虽然呈现出不同时代的审美风格，却永远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

突破：非遗手工艺的生命力来自跨界，更来自无界

增强非遗的生命力，意味着让非遗拥有强大的蔓延力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因此，非遗传承创新需要打开壁垒，积极建立与社会多方面的联系和互动，跨界即是一种有效的方法，是能量释放的转折点。

跨界最初产生于互联网经济带来的人类知识体系的重组，用一种划破长空的方式进行多领域、多学科的融会贯通。在非遗研培计划的教学中，我们通过“非遗跨界融合模式”，让非遗传承人牵手设计师、艺术家、品牌机构、青年群体，挖掘非遗之美的文化力量，注入更多当代人力资源帮助传统工艺的当代再现，努力将非遗之美转变为一种符合当代社会审美的新时尚，让非遗重回当代生活。

从另一视角来看，我们说的跨界，也许本来就应该无界。工业社会行业细分带来的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创新。知识的核心就是融会贯通，回到人类最初混沌融合的知识文化体系中，或许能开辟路径为创新带来能量，穿越不同文

化艺术领域和科学技术层面带来人类文明的新动能。

过去的匠人，或者说手工艺从业者，从作品的构想到制作一气呵成。放在现代流水线式的创新过程中，他们既是策划者、设计师，又是手工艺人，通晓材料、技术、艺术、人文等多学科知识。《周礼·考工记》中我们看到当时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和工艺美术是融为一体的，其中《匠人营国》的篇章尤为精彩，我们生动地看到昔日匠人的智慧风采，完全融合了城市规划师、建筑师、环境设计师、社会学家等多重身份。这是真正的跨界人才，通入无界之境界。

这些年来我们也尝试着各种跨界实践。第一层面的跨界，是让非遗手工艺跳出手工艺领域，置入更大的艺术和设计范畴中进行多专业跨界，或者不同种类非遗之间的跨界，孵化出家居类、服饰类、科技类多元化的非遗创新作品。比如《竹编万花筒》的公共艺术作品，是将竹编与艺术装置以及家居挂画结合起来，《竹银手环》则是将竹编技艺和银饰锻造技艺结合起来。

第二层面的跨界，是将非遗手工艺置入不同艺术领域，包括文学诗歌、文物作品、表演艺术等。比如《桃花源》非遗缙丝跨界服饰系列，来源于陶渊明的文学作品；《千里江山》非遗缙丝跨界服饰系列，来源于故宫文物——由宋代王希孟绘制的青绿山水典范作品《千里江山图》。现在我们正在推进多项非遗类目进入音乐剧《白蛇惊变》的舞美和服饰中，让非遗之美在更大的艺术范畴中得以呈现，同时在探索的，还有将非遗与金融行业、制造行业进行跨越式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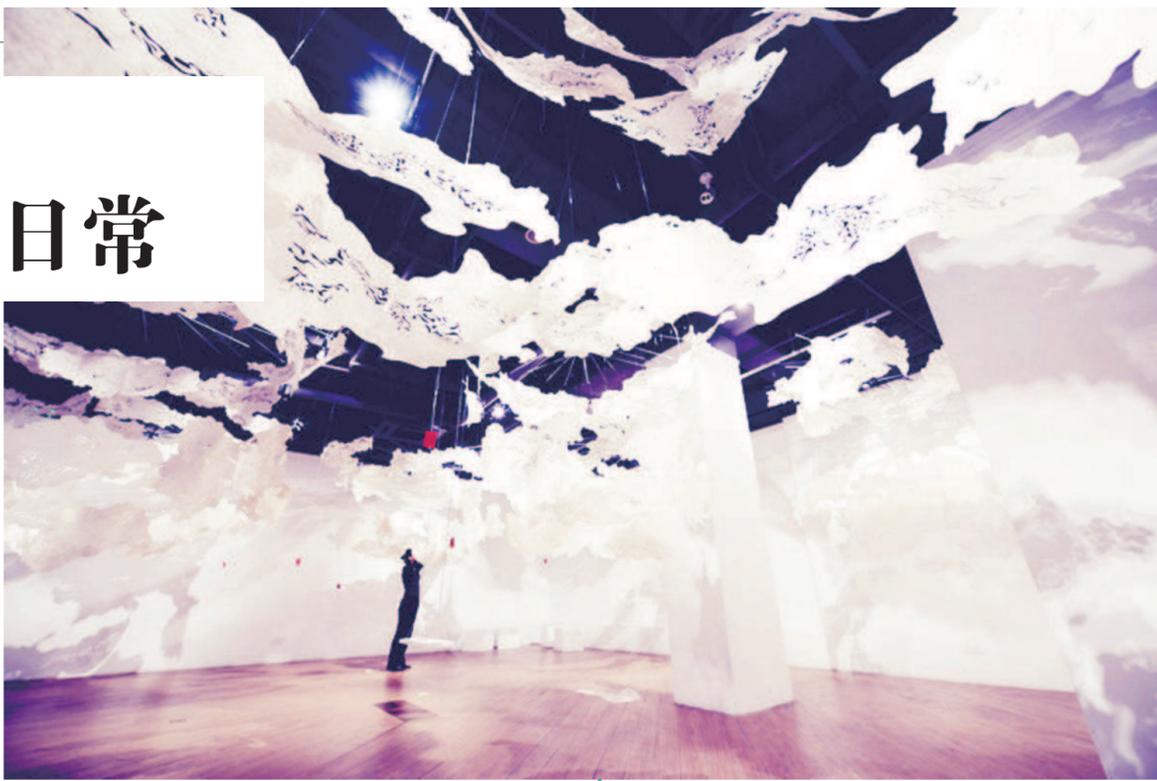
障碍：过于传统的审美样式和难以量产的现实

非遗手工艺步入当下，目前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道路艰辛而漫长。

首先，现有大部分非遗手工艺的审美样式往往过于传统，虽然工艺精湛，却与现代家居和时尚生活相距甚远。我们尝试让设计师牵手传承人，通过非遗跨界融合模式来有效解决创新问题。在百余件非遗创新作品的孵化过程中，我们根据手工艺制作的比重大致将非遗手工艺的转化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手工艺制作比例较大、便于形成高级定制的非遗作品，用于展览展示，极尽华美，不计人工和时间，如缙丝和锡绣服饰系列作品；第二种是手工制作比例较小、适合小批量制作的非遗作品，如东阳竹编传承人、荷兰设计师共同合作的竹灯系列；第三种是非遗文创产品，将非遗的图形和色彩提炼出来衍生应用，产品本身并不涉及手工艺的制作，如今年新开发的年画咖啡杯及餐垫系列。

另一个问题则由难以量产引起。非遗创新作品需要转化为成熟的非遗产品，离不开标准的制定。如同人与机器的差异，手工制作难免有所出入。再加上传承人常常以单体或者生产合作社的方式出现，加上手工艺周期长，人为因素影响大，以及部分地区传承人老龄化、后继无人等困境，因此在非遗手工艺的量产制作周期和质量保障上都难以保证。因此，非遗手工艺传承人群或许需要得到专业培训，改变以前松散型和补贴性的从业状态。只有当凝聚社会多方力量，在订单稳定的前提下，非遗传承人才能变得更为职业化和专业性，用传统手工艺带动地方建设。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上海公共艺术协同创新中心运营总监）



▲艺术家JUJU WANG的装置艺术作品《云屋》。作品的基本材料是有着800余年传承历史的国家级非遗——手工造纸，艺术家以现代激光雕刻技术将其进行造型雕刻制作而成。参观者可身临“云境”，感受造纸制成的不同大小的“云”，感受被云层环绕的感觉。

以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的艺术，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是在传承复兴民族文化精神

当非遗成为当代艺术的缪斯，便与今天有了更深的精神勾连

任丽娜

如今，非遗除了与文创相结合，走出一条非遗保护的新路，非遗与当代艺术的携手，同样让人欣喜。这主要是指艺术家以虔诚的态度尝试将无形的非遗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古老的中华民族精神植入艺术作品之中，观者在与作品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样的展览不是单一刻板的陈列，而是传统与当代精神世界的交融互动。

去年的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以“不息”为主题的中国馆的最大看点就是当代艺术与非遗传承相结合的新式展览方式。展馆的整体呈现仿佛试图捕捉一种传承“不息”的能量，在意象上以“山·海”与“古·今”两个相互流变、转换的“阴·阳”结构来展开叙事。“愚公移山”和“精卫填海”这两个耳熟能详的传统故事构成“山”与“海”对应的意象；李嵩的《船轿幻戏图》和马远的《十二水图》两幅宋代古画共同构成展览的“引文”，由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构成指向“不息”的意象。当代中国艺术家汤南南、郭建安，与苏绣非遗传承人姚惠芬、皮影雕刻传承人汪天穗共同对这两个故事、两幅宋画展开一场跨越千年的合作，为展览空间的“叙事”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可能。

也是在这个双年展上，日本艺术家岩崎贵宏制作的“倒影”建筑物作品，也做了这样的尝试，将木结构建筑之美提升到了极致。艺术家借此作品映射了日本的历史与传统文化，对传统的日本木结构模型采用形象化手法进行干预，其视觉冲击力给观众留下深刻而持久的印象。

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将传统带入当代，以新的视觉、开放的心态重新审视、诠释传统建筑，使传统的血液融入当代建筑语境中并自然生长，是许多艺术家都在思考的话题。丁浩的装置作品《moon palace》正是对此的回应。作品取材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月亮门。中国古典园林的空间富有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使得艺术作品不再

是一个静态呆板的形象，不再有刻意的空间结构，统领视觉中心的标志物，或是透视进深中可辨识的“灭点”。相反，它们是“偶然”性的空间，生于互不相衬的景观之间，绝非单一的视角可以穷尽，一切都是整体环境的产物。因为观众在“门”内取景造型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构成作品戏剧性的一部分，这件作品的艺术表达最终演变为集体参与和互动体验式的思考。丁浩推崇非遗的传统性，但反对完全复古，因此，其创作思想以及手法来源于非遗却又不等同于非遗项目。他的创作具有时代性以及原创性，不直接挪用任何古典元素，却让观者能在作品面前唤起对传统的往昔回忆，引发对当今的思考。他试图用作品表达：当我们进入高度发达的城市生活，中国传统建筑营造技艺仍然可以继续，高墙阙壁之间，我们仍然可以再现自然，尽管它的材质手段以及可以借助的各种各样的工具包括文字上的方法都不一样，但仍然可以延续、发展、变化。如同饮食文化，会生生不息、层出不穷地推出一种新的结果。

艺术家姚惠芬的作品“船木发声计划”不仅体现了舟山的地域特色，还凝聚了当地人的历史回忆。在他的家乡舟山，上世纪90年代起钢制渔船替代了具有悠久传统的木渔船。艺术家收集了舟山岛滩涂中朽去的木船材料，把这种极具地域特色和传统文化精神于一身的船料用传统榫卯技艺进行艺术创作，赋予作品以当代音响的造型。回收的废旧船材，大多是有着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的历史的木头，每一寸都透露出岁月的痕迹，夹杂着重重的历史。音箱颜色自然而质朴，仿佛出自自然，帮助舟山人诉说曾逝去的历史记忆。作品由此给观众心理上带来一种历史文化的体验，让人愿意久久伫立，仿佛重新进入一种历史与自然的境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何能够流传千百年？就在于其间蕴含的灵魄与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以中国人对待事物的方式来思考中国当代的艺术，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是在传承复兴民族文化精神。而当当代文化如果脱离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长久地在世界上立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感性引入当代社会，本身就充满当代性的意味。当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赋予时代气息，融入当代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中，文化传承的纽带将更加结实。事实上亦契合着非遗申报的初心：无论哪个级别的非遗认定，都不是为了刻板的保护，而是让古老的人类多元文化自然而然地留存于现代生活。

而非遗与当代艺术的融合，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的传递，也是使非遗优雅“活”在当下的一种恰当方式。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专业在读博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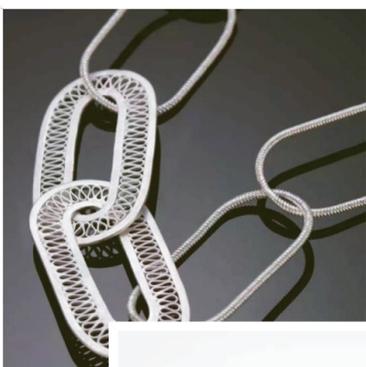


▲《千里江山》系列缙丝高订箱包、女鞋。PACC携手第六代缙丝传承人王建江与中国原创文化设计鞋履品牌 sheme 设计师李丹、海派设计师苗海燕共同创作。

一提非遗，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遥远僻静的小山村？是垂垂老矣的手艺人？还是不好意思穿出去的布料？

最近亮相申城的多个艺术设计类展会令人惊喜地发现，古老的非遗正在华丽转身，成为契合现代审美的一种新风尚。借助创意，携手设计师或艺术家，那些历经千百年流传的传统技艺，或变身内秀的文创产品，或变身炫酷的装置艺术作品，甚至与包括文学诗歌、表演艺术在内的不同艺术领域展开跨界，向人们呈现出非遗优雅“活”在当下、走进日常的无尽可能。本期“艺术”，聚焦非遗技艺在当下的创意转化。

——编者



▲荷兰设计师与苗族银饰锻造技艺传承人共同合作的当代银饰作品，简约、大气。

计相结合的香插，来自「素造」品牌。将传统青铜技艺与现代工艺设计



▲艺术家郭建安与苏绣非遗传承人姚惠芬合作的艺术作品《崖山》系列



▲艺术家郭建安与苏绣非遗传承人姚惠芬合作的艺术作品《崖山》系列



▲艺术家丁浩的装置作品《moon palace》灵感来自中国传统木建筑营造技艺